

# 從茅廬到霸權

鍾子寅

## 院藏持鉞刀黑天與西藏山南丹薩替造像

從茅廬到霸權，霸權到廢墟，再從廢墟中成為珍寶，丹薩替造像不僅呈現給我們美的感動，其背後的故事也承載了一片滄桑：不僅訴說了丹薩替寺本身的興衰史，也是在歷經上個世紀的動盪後，學人試圖重建西藏藝術發展脈絡的學術史。

大黑天（梵文：Mahakala）或音譯為「摩訶葛刺」，是佛教密宗無上瑜伽密的護法，藏人稱「貢布」（藏文：mGon po），即「（依）怙（之）主」的意思。有許多種傳承，根據西藏常見的說法，共有七十五種之多的變化身。

院藏此尊銅鑲金大黑天造像來自旅日台僑彭楷棟先生（一九一三—二〇〇六）的慷慨捐贈；高三二·六

公分，一面二臂，右手高舉金剛鉞刀，左手當胸持盛滿鮮血的顛鉢，以右腿屈左腿伸的展立姿站立，原所立的台座已佚失。（圖一）依據藏文文獻，這種大黑天稱為〈持鉞刀黑天〉（mGon po gri gug），在《寶源百法》（Rin 'byung bgya rtsa）中收有來自克什米爾大班智達（Kha che pan chen Shakyasrībhadrā, 1127-1225）、吉姜（Gyi leang）譯師、嘉那（ñā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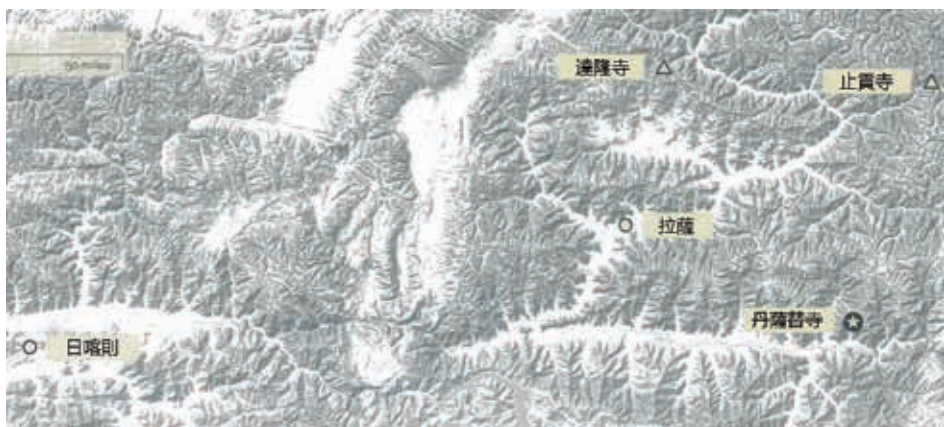
師等多種傳承。依據儀軌：祂身材矮壯、肚腹廣大、四肢強而有力；三目圓瞪、「露出獠牙，舌頭捲曲，鬚髮、眼眉皆豎直向上」，「頭戴五骷髏冠，項掛五十顆以新鮮頭顱串成的項鍊，身以虎皮和蛇為飾」，身處熾熱火焰中（或云身放密集火光），腳下或有人屍。（圖二）（註一）

匠師仔細依照儀軌，將三目圓瞪等忿怒的表情、身材矮壯的比例、以



圖一 西藏 14-15世紀 持鉞刀黑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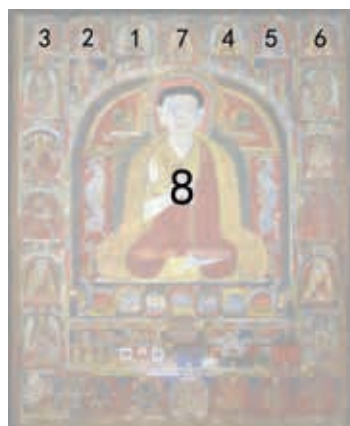
圖三 丹薩替寺周邊地圖 依據Czaja 2014, fig. 10改標中文地名

1. 金剛持→2. 帝洛巴→3. 那若巴→4. 瑪爾巴→5. 米拉日巴→6. 岡波巴→  
7. 帕木竹巴 (帕竹噶舉) → 8. 達隆塘巴·札西貝 (達隆噶舉)  
止貢巴·仁欽貝 (止貢噶舉)

圖四-1 噶舉派早期傳承祖師



圖四-2 西藏 13世紀 達隆塘巴·札西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3 配置圖 編號人名對照見(圖四-1)

都常住於此，也因此被尊稱為「帕木竹巴」(意思為「帕木竹的大師」)，他所開創的支派也被稱為「帕竹噶舉」，傳承著岡波巴以來結合了噶當派顯教見地《菩提道次第》與米拉日巴大手印修法的教授。圖四-1圖示了前述帕竹噶舉的祖師傳承世系，在院藏的達隆塘巴唐卡(圖四-2)中，也可看到這樣的祖師傳承的描繪。

在帕木竹巴圓寂十餘年後的一一九八年，達隆塘巴與止貢巴等合力圍繞著帕木竹巴的茅廬興建起一座大殿，即丹薩替寺。一二〇八年，止貢巴任命他的弟子、出身當地朗(rlangs)氏家族的京俄·扎巴迺(s'pyan snga Gags pa byung gnas, 1175-1255)為丹薩替寺的住持，之後丹薩替寺住持之職即在朗氏家族內由叔姪間承襲(附錄)，成爲一個具宗教與世俗雙方面影響力的地方勢力(政權)，因其地名，此地方勢力也被稱為「帕木竹巴」。十三世紀中葉蒙古勢力進入西藏，蒙哥汗(一二〇九~一二五九)將西藏分封給蒙古諸王子，「蒙哥汗管理止貢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舉，王子旭烈兀(Hülegü, 1217-1265)管理帕木竹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達隆噶舉」。〔註〕旭烈兀因此與帕竹建立起供施關係，給予丹薩替寺相當豐厚的供養。一二六八年，帕竹爲元世祖忽必烈分封西藏各地方勢力的十三個「萬戶」之一。到了十四世紀中葉，雄才大略的帕竹萬戶長絳曲監贊(Byang chub rgyal

隆塘巴·札西貝(stag lung thang pa bkra shis dpal, 1142-1210)與止貢巴·仁欽貝(Bri gung pa Rin chen dpal, 1143-1217)。帕木竹巴後來直到圓寂

及骷髏冠、新鮮頭顱串成的項鍊、虎皮裙(注意右腿處的虎頭)等細節表現出來，特別是手腕與身軀上表現出「蛇飾」；但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黑天的骷髏冠上、胸前、乃至於耳、手腕、手臂都飾有各種瓔珞，這是儀軌中沒有的。在忿怒相的護法上以瓔珞

裝飾，在十一至十二世紀的印度、尼泊尔造像中雖見偶例，但在十三世紀以後的西藏作品中才更常見；而鑲金飽滿、瓔珞大量運用三葉形元素並鑲嵌各色寶石等細節，則將此尊的產地指向以丹薩替(gdan sa mthil)寺爲代表的造像群。



圖一-1 西藏 14-15世紀 持鉞刀黑天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帕竹噶舉與丹薩替寺：從茅廬到霸權

丹薩替寺位於西藏山南地區雅魯藏布江北岸偏遠的山溝中。(圖二)

一一五八年，噶舉派岡波巴(sGan po pa, 1079-1153，他爲著名的米拉日巴[Mi la ras pa, 1040-1123]的學生)晚年的弟子帕木竹巴·多吉賈波(Phag mo gru pa Do rje rgyal po, 1110-1170)爲了遠離喧囂，獨自騎著驢子來到帕木竹，由於他的身軀沉重、山路陡峭，驢子再也無法支撐，遂在此搭了茅廬住了下來。因聲名在外，不久又聚集了許多門下，包括後來分別開創達隆噶舉與止貢噶舉的達



圖二 持鉞刀黑天(克什米爾大班智達傳承)《寶源納塘金剛鬘五百佛像集》插圖 瑞士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藏 引自《五百佛像集·見即獲益》，北京：中國藏學，2011。





圖五-1 丹薩替寺老照片 Pietro F. Mele攝 引自von Schroeder, 2001



圖五-2 丹薩替寺老照片 Pietro F. Mele攝 引自Czaja,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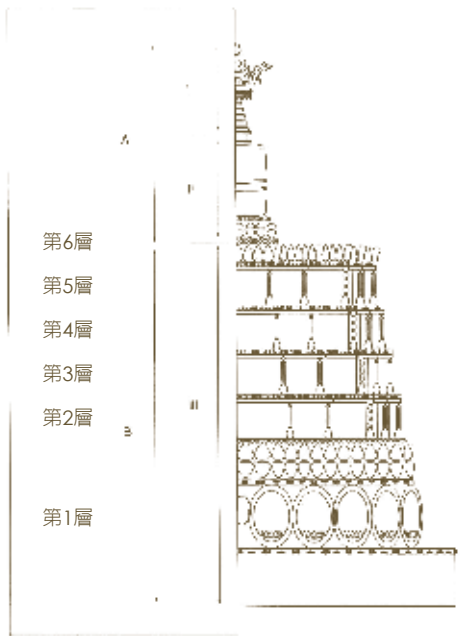


圖五-3 丹薩替寺老照片 Pietro F. Mele攝 引自von Schroeder,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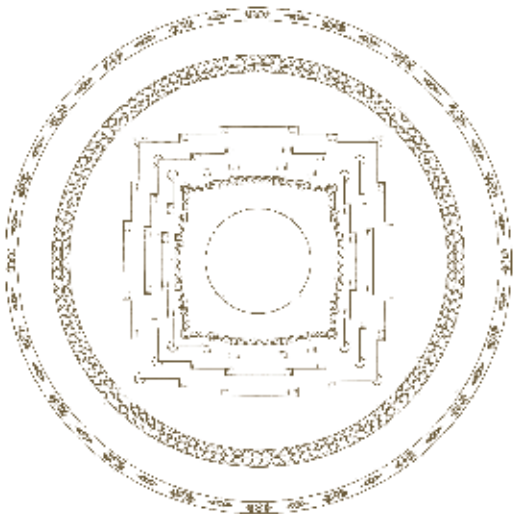
ntshan, 1302-1364) 最終擊敗蒙古皇室在西藏的代理人薩迦政權，並得到蒙元皇室的承認而被封為「大司徒」，帕竹成為西藏的新霸權，「衛(前藏)藏(後藏)各地官員向大司徒上繳舊有印信，領取大司徒頒發新印信」。(註三)明永樂四年(一四〇六)，絳曲監贊的姪孫扎巴監贊

(Grags pa rgyal mtshan, 1374-1432) 被封為「闡化王」，是明於藏區所封的五王之中最有權勢的一位。十五世紀中以後，帕竹內部紛爭不斷，至十五世紀末為其權臣仁蚌巴(Rin spungs pa)政權所取代，丹薩替寺也被迫改宗為仁蚌巴所支持的噶瑪噶舉紅帽(Zhwa dmar)系的寺院。

**吉祥多門塔與丹薩替造像**  
在這個興起於十三世紀初、於十四世紀中葉成為西藏霸權的帕竹政權的支持下，丹薩替寺發展成相當宏大的寺院。然而，這個寺院卻在上個世紀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中完全被摧毀。不幸中的大幸是：義大利著名東方學家圖齊



圖六-2 丹薩替寺吉祥多門塔復原圖(立面) 引自Czaja, 2014 (樓層順續重編)



圖六-1 丹薩替寺吉祥多門塔復原圖(平面) 引自Czaja, 2014

(Giuseppe Tucci, 1894-1984) 所率領的考察隊於一九四八年拜訪了該寺，其攝影師Pietro F. Mele拍下了一些當時的樣貌。(圖五-1~3) 透過圖齊的描述與這些照片，我們得知丹薩替寺有多座為已故住持建造的巨大的吉祥多門塔(bkra shis sgo mang)，以華麗的高浮雕或立體造像裝飾；學界也開始在流散的文物中辨識出一些可能原屬於該寺的造像。(註四)

近年，Olaf Czaja透過藏文史料的梳理，讓我們對丹薩替造像的藝術史脈絡有更多的理解。首先，Czaja在止貢巴及其學生喜饒迥乃(Shes rab 'byung gnas, 1187-1241)的文集中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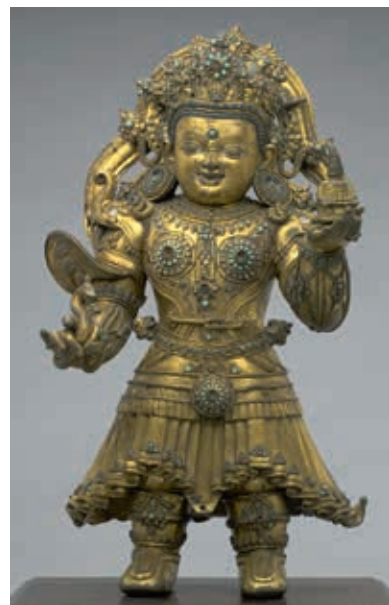
《法王仁波切全集吉祥多門塔目錄》(Chos rje rin po che'i bkav' bum gras gdang ren bkra shis sgo mang gi dkar chag bzhuags so)等文獻，描述止貢巴所觀想到的一種「當時西藏從未見」的吉祥多門塔的布局，一二〇八年他在他所創建的止貢寺為他的老師帕木竹巴建了第一座如此樣式的吉祥多門塔；將文獻與Mele的照片比對，Czaja從而認為文獻所記載的這種樣式影響了後來的丹薩替寺多門塔的製作。其次，他考證了丹薩替寺計有八座吉祥多門塔(而非原先認為的十八座)，分別屬於：  
一、賈哇仁波切·扎巴尊珠 (rGyal ba rin po che Grags pa brtson 'grus,

- 二、糾膩巴·仁欽多吉 (bCu gnyis pa Rin chen rdo rje, 1218-1280, 1267-1280任職)
- 三、策細寧瑪巴·扎巴監贊 (Tshes bhi nying ma pa Grags pa rgyal mtshan, 1293-1360; 1310-1360任職)
- 四、糾膩薩瑪·扎巴喜饒 (bCu gnyis gsar ma Grags pa shes rab, 1310-1370; 1360-1370任職)
- 五、策細薩瑪·扎巴絳曲 (Tshes bzhi gsar ma Grags pa byang chub, 1356-1386; 1371-1386任職)
- 六、南岡薩哇·貝丹藏 (gNam gang gsar ba dPal ldan bzang po, 1383-1407; 1405-1407任職)
- 七、糾噶巴·索南扎巴 (bCo bgyad pa bSod nams grags pa, 1359-1408; 1386-1405任職) 或最噶巴·索南藏 (Nyer bgyad pa bSod nams bzang po, 1380-1416; 1408-1416任職)
- 八、聶膩仁波切·索南監贊 (Nyer gnyis rin po che bSod nams rgyal mtshan, 1386-1434; 1417-1434任職)





圖十三-1 西藏 15世紀 南天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2 西藏 14世紀 西天王 首都博物館藏  
引自《智慧華嚴：北京首都博物館佛教文物珍藏展》，臺北：世界宗教博物館，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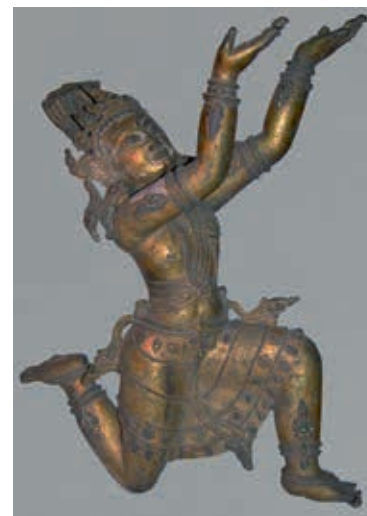
二十四尊。  
其上為一圈蓮瓣，將「世間」與上方的「清淨」分隔開來：  
二、女尊與供養天女：每一方位中央均為三女尊（如東方為葉衣母（圖九）、具光母、除毒母），兩旁以四供養天女（圖十）圍繞；  
三、釋迦牟尼與眷屬：

由此確認了丹薩替寺吉祥多門塔的年代為十三世紀後半葉至十五世紀上半葉。將《吉祥多門塔目錄》、Mele的照片、以及現存文物比對，可將丹薩替寺的吉祥多門塔作局部的重建。

（圖六-1、2）整體平面呈「外圓內方」的曼荼羅布局；立面則分上方的「佛塔」（A）與下方的「多門」（B）兩部分，「多門」又分六層，越往上越網內縮。配上代表性作品，由



圖八 西藏 14世紀 黑袍黑天 Pritzker藏  
引自Czaja 2014



圖七 西藏 14-15世紀 龍王 首都博物館藏  
引自黃春和 2009



圖十 西藏 14-15世紀 供養天女 首都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九 西藏 14-15世紀 葉衣母 首都博物館藏  
引自Czaja 2014



圖十二 西藏 14-15世紀 大日如來（出自密集不動曼荼羅） 首都博物館藏 引自《北京文物精華大系：佛造像卷（上）》，北京：北京，2001。



圖十一 西藏 14世紀 不動如來 蘇黎世Rietberg博物館藏  
引自Uhlrig, *On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Museum Rietberg Zurich, 1995

下而上依序為：  
一、護法：一圈分四方位，每一方位配二尊龍王（圖七）、一尊吉祥天母、一尊大黑天（圖八）、二尊夜叉王（*Nod shyin gyi rgyal po*），共

四、曼荼羅：東方為金剛界曼荼羅（瑜伽續），主尊二面二臂（圖十一）；  
五、曼荼羅：東方為密集曼荼羅（無上瑜伽續），主尊三面六臂（圖十二）；  
六、祖師與金剛瑜伽母：  
大體越往上，「清淨」的程度越高，而最上置有已故住持骨骼的佛塔，則最具清淨的地位。另外，依據Mele的照片，四天王（圖十三-1、2、十四-1）置放於護法層的外延（四尊統一置於靠觀者的一方）。

### 考古新資料的比對

回到院藏持鉞刀黑天。過去對於丹薩替造像的辨識主要是依據Mele所留下的照片，因此，巨大的天王、四供養天女的飾板、造型獨特呈跳舞狀的龍王（高浮雕飾板或獨立造像）、圍繞在捲草飾板中的吉祥天母與大黑天、乃至於獨立造像的諸佛母、五方佛、金剛亥母等逐漸被識讀出來；然而，這些依靠Mele照片所做的辨識中幾乎不存在獨立的忿怒像，丹薩替寺是否存在如院藏此件的獨立忿怒像，尚有疑義。



附錄：丹薩替寺歷任住持及相關大事

(◎表示建有靈塔；\*表示可能建有靈塔)

歷任住持	相關大事
1. 京俄·扎巴迥乃 (sPyan snga Grags pa byung gnas, 1175-1255; 1208-1235任職)	朗氏家族開始承襲丹薩替住持之職。
◎ 2. 賈哇仁波切·扎巴尊珠 (rGyal ba rin po che Grags pa brtson 'grus, 1203-1267; 1235-1267任職)	蒙古王子旭烈兀於其晚年供養。
◎ 3. 糾膩巴·仁欽多吉 (bCu gnyis pa Rin chen rdo rje, 1218-1280; 1267-1280任職)	
4. 扎巴耶些 (Grags pa ye shes, 1240-1288; 1281-1288任職)	
5. 膩秋巴·扎巴仁欽 (gNyas mchod pa Grags pa rin chen, 1250-1310; 1289-1310任職)	
◎ 6. 策細寧瑪巴·扎巴監贊 (Tshes bzhi rnying ma pa Grags pa rgyal mtshan, 1293-1360; 1310-1360任職)	帕竹萬戶長絳曲監贊 (Byang chub rgyal mtshan, 1302-1364) 擊敗薩迦，成為西藏霸權。
◎ 7. 糾膩薩瑪·扎巴喜饒 (bCu gnyis gsar ma Grags pa shes rab, 1310-1370; 1360-1370任職)	
◎ 8. 策細薩瑪·扎巴絳曲 (Tshes bzhi gsar ma Grags pa byang chub, 1356-1386; 1371-1386任職)	
* 9. 糾噶巴·索南扎巴 (bCo brgyad pa bSod nams grags pa, 1359-1408; 1386-1405任職)	
◎ 10. 南岡薩哇·貝丹藏卜 (gNam gang gsar ba dPal ldan bzang po, 1383-1407; 1405-1407任職)	1406年帕竹萬戶長扎巴監贊 (Grags pa rgyal mtshan, 1374-1432) 被封為「闡化王」。
* 11. 聶噶巴·索南藏卜 (Nyer brgyad pa bSod nams bzang po, 1380-1416; 1408-1416任職)	
◎ 12. 聶膩仁波切·索南監贊 (Nyer gnyis rin po che bSod nams rgyal mtshan, 1386-1434; 1417-1434任職)	

二〇〇五年因丹薩替寺遺址進行寺院重建而在遺址中發現了文物窖藏。經過山南文物局的發掘與清理，共出土了六百餘件文物，包括造像、法器，其中造像達三百餘尊。二〇〇九年北京首都博物館黃春和公布了考古出土的簡要資訊以及其中的四尊造像之照片，給予我們對丹薩替造像比對的新契機。其中一件為南天王（圖十四-1），在MetU所攝照片中與另一件造像；另一件為妙音佛母（圖十四-2）；最後兩件分別為忿怒相的二臂大黑天（圖十四-3）與不動明王（圖十四-4）。雖然無法確認丹薩替遺址出土的一定是屬於吉祥多門塔造像，但配合文獻所做的重建，遺址所出土的二臂黑天與妙音佛母極可能分別原位於丹薩替寺某個吉祥多門塔的一層與二層。試將遺址所出土的兩件忿怒像與院藏持鉞刀黑天比較，面部眉毛、鼻型、咧嘴等細節表現極為相似，二臂黑天與院藏持鉞刀黑天在頭冠骷髏、耳墻造型、胸前蛇飾的纏繞、如爪的尖指、三葉形瓔珞等多處更可見密切的關係。從二臂黑天展



圖十四-2 西藏 15世紀 妙音佛母 丹薩替寺遺址出土 感謝黃春和研究員惠允使用



圖十四-1 西藏 14世紀 南天王 丹薩替寺遺址出土 感謝黃春和研究員惠允使用



圖十四-4 西藏 14-15世紀 不動明王 丹薩替寺遺址出土 感謝黃春和研究員惠允使用



圖十四-3 西藏 15世紀 二臂大黑天 丹薩替寺遺址出土 感謝黃春和研究員惠允使用





# 國立故宮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院慶



### 註釋

1. 參見當增札西編著，《寶源三百圖解：藏文》(Rin 'byung lha sku sum brgya)，北京：民族，2007，頁452、459-64。
2. 大司徒·絳求監贊著，贊拉·阿旺等譯，《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2002，頁70。
3. 《青史》，轉引自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7，頁256。
4. 圖齊的考察報告與Mele的照片出版於1956年(Tucci, *To Lhasa and Beyond*)；丹薩替文物則約1970年代開始流入文物市場。von Schroeder (1981) 已經試著把丹薩替的四天女飾版、天王(現Guimet博物館)與Mele的照片聯繫起來，雖然後者帶有漢式風格的影響而判讀為中原的明代作品(PL. 113G、148E)，葛婉章(1988)接受其觀點，認為現為本院所藏的丹薩替天王(圖十三-1)為「中國喇嘛教」的作品。von Schroeder (2001) 出版西藏寺院所調查的金銅佛像，再次介紹Mele的丹薩替照片，有更廣泛影響。許多所謂「丹薩替(風格)造像」在此後陸續被辨識出來，包括葛婉章(2004)首次以中文書寫丹薩替主題的文章，認為本院天王像以及此件持鉞刀黑天均為丹薩替造像。黃春和(2009)則關注過去國外學者常忽略的、北京首都博物館藏丹薩替造像，並首度發表了2005年丹薩替寺遺址重建時所出土的造像照片(詳後)(圖十四-1~4)。

### 參考資料

1. Czaja, Olaf, "The Commemorative Stupa at Densathil: A Preliminary Study," in Lo Bue, Erberto & Christian Luczantis eds., *Tibetan Art & Architecture in Context: PIATS 2006*,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10.
2. Czaja, Olaf & Adriana Proser eds., *Golden Visions of Densathil: A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y*, NY: Asia Society Museum, 2014.
3. von Schroeder, Ulrich, *Indo-Tibetan Bronzes*, HK: Visual Dharma, 1981.
4. von Schroeder, Ulrich,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HK: Visual Dharma, 2001.
5. 黃春和，〈藏傳丹薩替造像風格初探〉，《中華文物學會2009慶祝學會三十週年特刊》，臺北：中華文物學會，2009。
6. 葛婉章，〈西藏金銅佛—金銅佛造像特展精品介紹(七)〉，《故宮文物月刊》65期，1988。
7. 葛婉章，〈西藏丹薩替寺尼泊爾鎏金銅佛—南亞文化圈宗教藝術之三〉，《故宮文物月刊》260期，2004。

立姿與台座的關係，亦可想像院藏此件已佚失的台座的樣貌，即丹薩替造像常見的一種半橢圓形蓮座。(亦見於妙音佛母，見圖十四-2)

依據文獻記載：止貢寺也有為已故住持建造靈塔的傳統，做為西藏霸權的主寺，丹薩替寺的風格對其週邊有多大範圍的影響也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依照目前文獻、考古與流散作品的比對，無法遽以推斷院藏此件持鉞刀黑天為丹薩替寺吉祥多門塔的塑

像，但提供了對於此件作品風格、時空、以及原來可能脈絡的理解。

### 兩個歷史

丹薩替造像在神情體態的掌握、飽滿的鑲金、以及善用寶石鑲嵌，既承續著尼泊爾紐瓦爾(Newar)工匠的精湛技術，也代表了西藏十四至十五世紀政經霸權對佛法的虔誠，今日，已成各博物館與私人收藏中的珍寶。

從茅廬到霸權，霸權到廢墟，再從廢墟中成為珍寶，丹薩替造像不僅呈現給我們美的感動，其背後的故事也承載了一片滄桑；不僅訴說了其本身的興衰史，也是在歷經上個世紀的動盪後，學人試圖重建西藏藝術發展脈絡的學術史。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